



馬陵河上

楚 城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目 錄

后备軍.....	1
馬陵河上.....	17
勝利者.....	30
緊急任务.....	47



后 备 軍

—

小吉根和姐姐一道到井上去打水，姐姐漲紅了臉，使勁把盛滿水的吊桶提上來。井很深，她剛打了兩桶水，就累得滿臉大汗。小吉根也不來幫忙，他沿着一條小路奔跑着，手里揮舞着一根削得像馬刀一樣的竹片，飛快地向小路兩旁的野草砍去，野草的嫩葉紛紛飄落地上，立刻在猛烈的陽光下枯萎了。

姐姐把空吊桶放到井里，繩子輕輕從她手里滑下去。她抬頭看了一下小吉根，大聲喊道：

“嗨，你老是搗亂！把那只水桶拿來！”

小吉根提着竹片，迈步走到井台上來。

“你說誰搗亂！我在鍛煉，懂嗎！”他把一只空水桶提過來，

神气地说，“要是沒有本事，人家才不要你当騎兵呢！他們会说：‘要你干嘛，吃干飯嗎？’唉！——左劈刺，殺！右劈刺……”

他又奔到井台下，飛快地揮舞起竹片來。

姐姐抿着嘴笑，她說：

“喂，小搗乱，你到游击隊去，爸爸怎么对你說的？”

小吉根把兩手一攤，嘆了口氣，說：

“硬是不要我嘛，有啥办法！爸爸說，一定要滿十五歲才能參加。我問他：十四歲行不行？他說，不行。后來我去找他們隊長，隊長也是这么說，他准是同爸爸通好氣啦！喂，我今年十三歲，還要再等兩年。你算算看，一個月是三十天，一年十二個月，兩年，那要等多久啊！”

姐姐說：“那你就慢慢等唄。”

“真的等兩年嗎，那時你再參軍打誰，打蔣介石嗎，他們早給消滅光啦！”

“你想当騎兵，学会騎馬了嗎？”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小吉根說，“爸爸騎的那匹馬凶極了，生人走近它，它就乱咬乱踢，可是我抓了一把青草喂它，輕輕扑它胸脯，它动也不动，我一跳上馬背，它就蹦跳起來啦。我一点也不怕，用腿使勁夾住它肚皮，狠狠在它背上抽了兩下，它就像飛一樣地奔跑起來啦。嗨，跑得快極了，天和地都像在轉动，耳边只是呼呼响。”

、“別神气啦，上次从馬上摔下來，腿上的瘡疤長好了么？”姐

姐笑着說。

“这，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噯——嘹！噯——嘹！”小吉根提着他的“馬刀”，像軍人似的雄赳赳地圍着水井開步走，嘴里輕聲哼着騎兵進行曲：

“曠野里，大霧弥漫，

英勇的騎兵

跨着馬兒去作戰，

咳，跨着馬兒去作戰！

鋒利的馬刀，閃着寒光，

戰馬飛快奔向前方，

乘着敵人……

“噯，姐姐，下面怎么唱的？”

“你呀，还想当騎兵，騎兵的歌兒都唱不起來，你听着！”她用嘹亮的嗓子唱起來：

“乘着敵人沒有提防，

把他們……”

突然像胡琴斷了弦一樣，歌聲停止了，同時“蓬通”一聲，盛滿水的吊桶，從姐姐手里滑到井底去了。

“怎么啦，姐姐？”吉根停下來，吃驚地盯着她。

姐姐的兩手捧着面頰，嘴巴張得大大的，瞧着前面的大路。小吉根莫名其妙地轉過頭去，他也立刻呆住了。這時在一塊高



梁田边上，有一隊蔣匪軍沿着大路走過來。塵土在庄稼地上面弥漫着，刺刀在陽光下一閃一閃地發光。

“快逃！”姐姐用帶哭的声音拉着小吉根說。

“不行，这样他們要开槍的！”小吉根沉着地說。“我們就裝着沒看到他們，快把水抬回去。”

姐姐顫抖着把扁担遞過來，他們抬着水桶就跑，水不住地濺出桶外。他們剛走了兩步，敌人在后面喊了：

“小孩，站住！”

小吉根悄悄对姐姐說：

“不行了，站下吧！”

“咋啦，咋——噤！”雜乱的脚步声走近了，微風卷來一股灰塵，匪軍們拖着沉重無力的脚步，从小吉根面前走过，开進村里，只有一个高大的背着卜壳槍的匪軍軍官，在小吉根面前停下了。

“小孩，这里有游击隊嗎？”

小吉根搖搖頭：“沒有。”

匪軍軍官用粗大的手指在小吉根鼻尖上頂了一下：

“要是說謊，就把你的腦袋割下來！”

姐姐的臉吓得發青，她直打哆嗦。小吉根呢，一声不响地抬起頭，对匪軍的臉瞧了一下。

那个軍官神气活現地挺着肚皮，站在路边。敌人陸續向村里开去，村子中乱哄哄嚷成一片。他們大概赶了很多路，一个个

垂着头，像爬山似的弯曲着腿，慢吞吞地向前走。

“提起点精神来，”军官飞起右腿，向一个士兵的屁股上猛踢过去，“瞧你装得像只狗熊似的！”

接着，他又用皮带在一个老伙夫背上抽了一下。

姐姐吓得闭起眼，看也不敢看。小吉根呢，却聚精会神注意着从面前经过的每一个敌人，心中暗暗数着。

“……二十六，……二十九，三十……”

同时摘了一片青蘆叶，一会儿撕下一片，一会儿又撕下一片，然后把碎片装进口袋。

“吁，嘟——得儿！”一个匪军吆喝了一声，一匹高大的洋马的笃的笃地走了过来。小吉根一看就愣住了，这是多好的一匹马呀！它全身的毛红得像一团火似的，发着光。它高高地抬起头，走起路来一点一点的，身后拖着一门大炮，铁轮在路上轧轧响，大炮的炮筒，闪着亮光。

小吉根微张着嘴，两眼紧跟着马儿向前移动。这时军官对马夫说：

“停下，给马饮饮水！”

炮车停下了，老马夫提起小吉根的水桶送到马面前，马把头埋到水桶里，大口饮着，粗大的尾巴不停地摆动。

小吉根可看呆了，这是多出色的一匹马呀，游击队的马没有一匹比得上它，要是把它弄到手，送给游击队，谁会不夸奖呀！

“嘟——得儿！”

皮鞭在空中“噼啪”响了一声，馬又拖着炮車，走進村里去了，小吉根还痴呆地站在路边出神，直到姐姐催促他，他才收拾起空水桶，重新打滿水，抬回家去。

二

深夜里，濃霧在村子里弥漫，四周一片寂靜，只有樹木在微風中颯颯輕响。

小吉根独个兒躺在屋角里的一堆干麥草上，他睜大眼睛，想在黑暗中窺探什么，可是什麼也看不見。隔着一道蘆葦夾成的壁籬，匪軍們在那邊屋子里雷鳴般的打鼾；透過這鼾聲，隱約可听到馬兒吃草的聲音。

他悄悄坐起來，把耳朵貼在牆邊傾听，馬不住地噴着鼻子，清脆地嚼着青草，像故意引誘人似的。小吉根爬到一道土牆的裂縫邊，把鼻尖頂在牆上，向院中張望。透過大霧，模糊地看到在竹棚下面，洋馬高大的身影在擺动着。在馬棚旁邊，大炮靜靜地蹲在地上。

小吉根的心蓬蓬跳起來了，全身的血管像要一齐炸裂開來似的，馬就系在院子里，要是能把它牽出村子，就可以自由在地騎上它，愛到哪兒，就到哪兒……

停了一下，他輕輕从屋角里走出來，沿着蘆壁蹣手蹣腳地向外面摸索。匪軍們大聲地打鼾，屋子里充滿着強烈的汗臭，酒氣和烟草的混合氣味，悶得人透不過氣來。小吉根悄悄跨出房門，

走了兩步，差一點兒被絆倒。他在黑暗中碰着了一個人的手臂。

那人把手臂猛一揮，吼道：

“哪兒跑！媽媽的，跑——不——了……”

小吉根兩腿一軟，就伏在地上，汗水從背上流出來，喉嚨口一陣抽搐。

那人接着唧噥着說：

“喂，來一百個，一千個，老子也不怕，喂，一百個——”

他嘴巴啞了兩下，跟着又很响地打起鼾來了。

小吉根像泄了氣的皮球一樣，無力地爬回房裏去，在麥草上靜靜地躺下……

三

遠遠有一陣鷄鳴聲，隨着微風飄過來。

黑暗中，兩只耗子在屋梁上拚命廝打。它們大聲吱吱叫着，泥巴被嘩嘩地撥落下來，最後有一只耗子從屋頂上跌下來，吱吱尖叫了兩聲，逃到牆角裏去了。

睡得爛熟的敵人，在屋子裏均勻地呼吸。

小吉根忍不住又從干草堆上爬起來，從牆縫裏向院中偷瞧。洋馬使勁踩着蹄子，尾巴甩在竹棚上，沙落沙落地响。嗨，這樣好的馬，多看一會兒也是舒服的。他輕輕把手指插到土牆的裂縫裏，挖開一個泥塊，希望能仔細瞧瞧清楚，不料一塊活動的土塊被他碰倒了，嘩啦一聲，滾在干草上。牆上立刻出現了一個斗

大的圓洞，一綫亮光穿進屋里，濃霧像烟一樣卷進來。他急忙用身體把洞口堵住，側着耳朵靜听，屋里靜悄悄毫無聲息。

小吉根的身體忽然微微抖顫起來，牙床也咯咯地輕响。他盡力抑制住自己，偷偷從牆洞里爬進去，向馬棚移動。

馬也困倦了，它彎曲着一只前腿，低垂着頭，正在打盹。馬棚旁邊，堆着一個高高的青草堆，青草散發出一陣陣幽香。

他轉到草堆背後，用手捂住嘴，輕輕嚥了一聲。馬吃驚地昂起頭，瞧了一瞧，又垂下頭去。小吉根學着馬夫喚馬的聲音，輕輕喚道：

“吁，啣——得兒！”

馬又昂起頭，用前蹄躁着地，泥土被踢得沙沙响。小吉根隨手抓了把青草，送到馬頭下面。喚着：

“吁！吁！”

馬伸長脖子，把鼻子湊到青草上嗅了一下，就把草卷走了，同時發出清脆的嚼草聲音。小吉根上前一步，輕輕撫摩着它的胸脯，拍拍它的蹄子，馬也愛撫地在小吉根身上嗅着，溫暖的鼻息夾着青草的香氣，噴到他臉上。

小吉根又抓了把青草給它，順手摸到柱子上去，預備把繩繩解开。

“咔嚓！咔嚓——啦！”院子外面傳來了一陣腳步聲，一片微弱的燈光穿過大霧，照到院子里來，一棵矮樹的陰影落在馬棚上，慢慢移動着。



小吉根像被針刺了似的縮回手，蹲在馬旁邊。這時腳步聲愈響愈近，他從馬腿的空檔中，看到那個老馬夫已經跨進院子，正一股勁地搖晃着身體，跌跌沖沖地向馬棚走來，一盞暗淡的馬燈，在他手里輕輕搖擺着。

小吉根一閃身，躲到草堆背後，像刺猬似的縮成一團，鑽到青草窩里去。濕淋淋的青草，刺在他皮膚上，發出奇痒，但他拚命忍受着，氣也不敢透一下。

老馬夫把燈放在炮車上，打了個哈欠，伸了個懶腰，然後提了桶水，倒在馬料桶里。馬輕聲嘶叫着，大口飲水。馬夫又走到草堆旁，捧了一大把青草，扔到馬的面前。

小吉根拚命把頭縮下去，他的心蓬蓬地直跳，喉嚨口感到發干，他真耽心，要是這老家伙再來捧掉一把草，那就有戲唱了。

老馬夫在馬棚前站了一會兒，又打了個哈欠，然後提起燈搖搖擺擺地走了。

小吉根從草堆下面探出頭來，院子里看不到一個人影，整個村子也靜悄悄的，只聽到遠處村子里偶爾傳來一兩聲狗吠聲。

他從草堆背後爬出來，馬像對待老朋友似的用溫暖的嘴唇親他的胸脯。他輕輕在它前額上撲了兩下，就解開繮繩，把馬牽出了馬棚。馬順從地跟着他，在走出院門口的时候，突然“嘎嚓！”一聲響，沉重的鐵蹄，踢打在一塊青石上，迸發出几星火花。

“早着呢，老張頭，天不亮就去溜馬兒！”一個匪哨兵在大霧中說。

“……”小吉根一声也不敢响。

他触了下馬韁，馬輕輕奔跑起來，匪哨兵还在后面唧噥着說：

“当心摔死你这个老骨头！”

小吉根把馬牽到一个菜園边上，馬垂下头大口吞吃被露水打湿的青菜叶，他爬到一棵樹樁上，倚着馬身，用手輕輕扑了它兩下，將身一縱就跨上馬背。

“得，得——兒！得——兒！”

他抓緊馬鬃，兩腿一夾，馬便向田野里奔馳过去了。

馬跑得快極了，一会儿跨过小河，一会儿穿过樹林，馬蹄急速地踢打着地面，馬蹄声在寧靜的田野里震响。

四

小茅屋里挤滿了人，烟霧繞着豆油灯弥漫着，屋子里充滿劣等烟草的气味，噏得教人难受。

游击隊長坐在方桌上，用鉛筆在一張破旧的地圖上敲打著。

“这么說，他們一共只有一匹馬嘍？”

“只有一匹，”小吉根站在桌前，眼睛閃爍着亮光，“隊長同志，你出去瞧瞧，是多么出色的一匹洋馬呀！”

“唔，馬明天可以細看看，”隊長說。“人数确实嗎？”

“一共五十二个，一点不会錯，唔……”小吉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枯萎的碎蘆叶片，“一，二，三，四，五挺，还有五挺机关槍

呐！”

小吉根的爸爸站在他身旁，用步槍支着胸脯，他看看小吉根，又看看隊長，現出驕傲的神色。

戰士們輕輕地議論着什麼。

隊長使勁抽煙，他用手托着腮幫出神，停了一下，他輕輕捶了下桌子，对小吉根的爸爸說：

“指導員，這孩子不僅給我們弄來一匹好馬，你知道，還有一門大炮呐！”

“不對，炮我根本就沒想到，”小吉根發急地分辯說，“它還在我家院子里架着呐！”

“小鬼，你等會兒就會知道！——同志們，全隊緊急集合！”隊長從桌旁站起來。

戰士們提着槍奔到外面去了，嘹亮的號聲，在靜靜的村莊上空震盪着。

屋子裡只剩下小吉根和爸爸。爸爸說：

“不錯，孩子，你很勇敢，今天做了一件很好的革命工作。”

“這有什麼了不起的！”小吉根說。“爸爸，你說，到底什麼時候讓我參加你們的隊伍？”

爸爸立刻裝得正經地說：“不是早對你說過嗎？再過兩年！”

“再早些不行嗎？你看我今天不是……”

“唔，不能提早，”爸爸揮下手，“隊伍要出發了，你快睡去吧！”

小吉根恳求說：“好爸爸，讓我跟你們一道去好么？我一定
不碍事，喏，我还騎这匹馬回去。”

門外的空場上，傳來雜沓的脚步声、馬刀和槍刺撞击的声
音。

“爸爸，你是指導員，只要你点一下头，隊長保險沒意見，要
是……”

“別纏啦！”爸爸打断他的話，“你真想当战士么？”

“当然罗，說了便算数！”小吉根快活地說。

“好吧，趙吉根同志，我命令你，現在留在这个屋子里睡觉！”

小吉根楞了一下，但立刻又挺直了身子，应了一声：

“是！”

爸爸走到外面去了，小吉根瞧着他的背影嘆了口气，說：“我
一点兒也不倦，根本不想睡。”

馬蹄声在村道上急促地响着，小吉根从床上跪起來伏在窗
口，伸長脖子向窗外張望。窗外一片墨黑。他合着村道上馬蹄
声的節拍，哼起歌兒來：

“曠野里，大霧弥漫，

英勇的騎兵

跨着馬兒去作战，

咳，跨着馬兒去作战。

鋒利的馬刀，閃着寒光，

战馬飛快奔向前方，

.....”

歌兒还没有唱完，他就打了个哈欠，倒在床上睡熟了。

五

黎明时分，战士们挥舞着馬刀，喊叫着冲进村庄。敌人从睡夢中驚醒，倉皇地由窗里向外射击，子彈在上空呼嘯，战斗在剧烈进行着。

匪軍軍官提着卜壳槍，冲进院子，他沙啞的嗓子大声喊道：

“备馬，备馬！”

老馬夫奔到馬棚前，他立刻像被釘子釘住似的，一动也不动了。

軍官的臉气歪了，他扑到馬夫面前，瞧瞧空空的馬棚，立刻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一声不响地咬着嘴唇，手慢慢举起来，馬夫瘋子般的揮起手臂，还没有来得及叫喚，就被軍官用槍打倒在地上。

匪軍官繞着大炮奔跑。他試着去推动它，可是炮車沉重地蹲着，一动也不动，像生了根似的。

馬蹄声在村前篤篤地响，槍声更加密集。这时一隊匪軍奔到院子里來，伏在院牆上对外射击。軍官对着他們吼道：

“來，快把炮拖走！”